

## 两条暗道两道伤痕

陈世旭

早餐后,当地的朋友领我去三十公里之外的一个小镇。与繁华的哥本哈根市中心相比,这里是世外桃源。汽车沿途经过的大路两边是大片的原始树林。忽然出现一片散落在花丛中间或隐或现的屋子。小巧而明丽,像是童话。丹麦著名的弗雷德莱克斯博格宫就在这个小镇上。或者说,小镇是因为这宫殿才逐渐形成的。宫殿以十六世纪的一位国王的名字命名。那是丹麦历史上一个很强劲的时期。军事贵族们早在这之前的好几个世纪,就占领了英格兰的大片地区。所有在芬兰湾进出波罗的海和大西洋的海盗们必须向丹麦统治者进贡。这幢豪华宫殿里,留下了当年丹麦在北欧不可一世的充分证明。

宫殿的三层楼上,有一间类似会议室的侧殿,是当年国王接见贵宾的地方。进门后右侧的一角,地上有一个方洞,上面放着一把金丝绒面、靠背和扶手都有金饰的座椅。据说是当年的国王应急避难的暗道的入口。一旦有事,国王可以坐那把能升降的椅子沉入地道。

朋友说,回头下了楼,我领你去看这个人口的出口。那个出口在地下室的酒窖里。一个被硕大的橡木酒桶遮挡的角落,有一个墙体至少六十厘米厚的门洞,一道铁栅之后是一扇厚重的铁皮门。不知是不是疏忽,这两扇门居然没有锁上。推门进去,里面是一间狭小的石室,最上面有几个透气口,口外是街道的地面。从透气口透入的光线,刚好可以让我们看到室壁上的一条竖立的口子。那个口子高约一米,宽约二十厘米。口子的内壁和底部是厚厚的木板。底部从口沿朝墙体外侧的斜上方深入,用手可以摸到它的尽头同一根直立的管道相接。整个口子的内壁都极为光滑,底部甚至有凹槽。显然是经年累月反复被金属沉重摩擦的结果。

朋友为我揭开了谜底:这是一个钱币的出口。一袋一袋的钱币,从三层楼上的那个方洞倾倒下来,就从这个口子哗啦啦地泄出——竟是一个三层楼高的漏斗。那是一个贪婪的国王。在神圣的

那时的浦东叫川沙,是浦西城区的副食品供应基地。为了方便大家出行,1921年11月,川沙本地的黄炎培、张志鹤、顾兰州等人集资兴建铁路,并于1924年动工,至1926年7月,从庆宁寺(俗称高庙)到川沙(后扩建至祝桥)的上川铁路建成通车,沿途包括庆宁寺、金家桥、新陆等14个车站,全长约35公里。

还记得火车头是黑色的,上面有一盏大灯,夜晚明亮的光柱可直射到很远的地方。烟囱里冒着浓浓的黑烟,车头下面是几个一人多高刷着红漆的大钢轮。启动时,汽笛声响亮而悠长。每到中午11点,在我们老南驶过一个大弯时火车便会鸣笛,地里劳作的乡亲们便扛起农具回家吃午饭。

铁轨间距为一米,一律的枕木,下面铺满了石子。我们几个娃儿常在放学后顺着铁轨捡漂亮的石头。天黑时,几个人围在一起,各自碰击手中的石块,溅出的火花便可点燃用煤油浸透的棉花,再用捡来的枯枝残叶覆盖,不一会儿便可燃起一团火,我们用树枝串起从别人家自留地偷来的青蚕豆放在火中烧烤,吃完后每个人的嘴边都是黑乎乎的了胡子一般,大家就这样笑着走着回家去。有一天夜里,我们钻进打谷场玩石火,差点烧着了麦垛,闯出大祸。有次放学后,我们四个调皮鬼正蹲在枕木上玩石子,突然三只黑白花耕牛蹿上铁轨,此时火车正向它们疾驶过来,我们几个不知哪来的勇气,连推带搽把它们赶下铁轨,几秒后火车呼啸而过。司机拉笛并向我们挥手致谢。

仪式之后,他让所有进贡者交纳的金钱全部落到了他的私人密室,而不是国库。

这贪婪的证据如此确凿。当年金币叮咣哗然的溅落声,犹可听闻。那道光亮如昨的口子像一道不可愈合的伤痕刻在王权的权柄上。

忽然想起我生活过的江西。传说,江西赣县自古以来盛产稻米,年年都有大量稻谷从赣江运出。水路中有十八滩,礁石林立,运粮船经常触礁沉没。赣江河神很是心痛,每当有载谷船沉没,他便将沉入水中的稻谷捞起晒干碾成大米,送往通天岩供僧侣香客食用。通天岩多寺庙,善男信女络绎不绝,每天所吃的粮食,从来不需从山下运去。庙里有各个小小的通天洞,可以不停漏出大米,每次都刚好和尚及当天的香客食用,人数多,漏出的米也增多,人数少,漏出的米也少。

后来,通天岩新来的一个和尚动了心思:何不把这个洞凿大,让大米多多漏下,除了食用,还可以卖钱。

于是趁夜深人静,开始凿洞。洞口越凿越大,米越漏越多。忽然“轰隆”一响,洞口漏下的不是白米,而是糝糠了。三天三夜后,就什么也不漏了。

两个故事,一真一幻;两个主题,意义相同。两条隐秘的暗道,两道人性的伤痕。看来,所谓“贪婪无履,忿类无期”(《左传》),中外并无差异。

人性最大的优势,莫过贪婪;人性最大的弱点,也莫过贪婪。贪婪是一种内在的动力,可以创造财富,也可以带来灾难。人的自我实现需要不知满足,但人的欲望就像一条“倒U形曲线”,存在一个最高点,超过了最高点,原本追求的利益就会逐渐下降,甚至断崖式下滑。

有欲望,固然是人之常情,但贪欲过盛,就是自寻苦恼。人生在世,受到的最大折磨,是永无止境的欲望。太贪婪的人生,终将是一种不幸!

知足是幸福的标配。努力克制自身的贪婪,与生活握手言和,看淡得失,不沦为欲望的奴仆,就能活得轻松自在。

不能得到圆满的幸福,那就拥有知足的快乐吧。

在走廊里,医助递给老王一件白大褂。洗涤过度的白大褂薄得轻飘,经纬之间缝隙可见,纽扣处只有绳攀。老王穿上白大褂,系上绳攀。医助递给他一只鞋套。没错,就是那种蓝色薄塑料的鞋套。奇怪,老王竟然知道这东西该怎么用。他无师自通地把它套上脑袋。现在,在外形装束上,老王和医助大体一样——他们成一伙的了。

医助把老王领进手术室,空旷的房间里有三五张手术台。医助指着靠墙那张,让他躺上去。老王走上前去,看向医助,医助点头表示确定。脱鞋上炕,老王想,虽然这不是炕。“炕”很长,医助说,往上,到头部。老王往上挪,破旧的“炕”在他身下发出

## 我想和你谈谈

榛子

致友人

王养浩

一

谁言大雨来,朗月照星海。仲夏放眼看荷花开,睡莲蜓蹁跹。飞鸟翠柳席台,东方既白,诗韵开怀。

二

莫道轻拂柳,热风送龙舟。紫薇花开彩云稠,日出笑挥手。昂首离骚吟就,泪罗江头,粽香九州。

三

对镜惊呼鬓又白,宣誓五十载。不忘铮铮誓言,践行作表率。兴业里,南湖船,在心怀。三尺讲台,红色基因,勤授后代。

细碎的呻吟声。屋里寂静。天花板上三只无影灯没有打亮,像三只眼睛眯着琢磨他。老王闭上的眼睛。

眼睛的门关上了,耳朵的门打开了,不,简直是打开了雷达,捕捉着所有的声音。他听到医助走出去,和医生说话,间或有轻微的笑声。这很好,他想,这说明情况并不可怕。水龙头打开了,流水的声音,医生在洗手。医生甚至会用刷子清洁指甲缝。老王想。脚步声。脚步声由轻到重,由远及近,在老王的头部停下。一点头表示确定。脱鞋上炕,老王想,虽然这不是炕。“炕”很长,医助说,往上,到头部。老王往上挪,破旧的“炕”在他身下发出

致友人

王养浩

一

谁言大雨来,朗月照星海。仲夏放眼看荷花开,睡莲蜓蹁跹。飞鸟翠柳席台,东方既白,诗韵开怀。

二

莫道轻拂柳,热风送龙舟。紫薇花开彩云稠,日出笑挥手。昂首离骚吟就,泪罗江头,粽香九州。

三

对镜惊呼鬓又白,宣誓五十载。不忘铮铮誓言,践行作表率。兴业里,南湖船,在心怀。三尺讲台,红色基因,勤授后代。



漫青春 (油画) 于帆

肤,以免缝合畸形,甚至合不拢嘴唇。现在老王有些感慨,他说,人瘦,脸上的皮肤不富余。医生说,是不富余,不过够用。

患部麻得像冰冻一样。老王舔着干焦的上唇。医生不停地用纱布摁患部。医生说,张老师,纱布。不知道什么灯“滋滋”地响。老王听到细微的“咔嚓咔嚓”,可能是用剪刀修剪创口边缘。

医生说,刚才你有点紧张。老王说没有。医生说有,血流了很多,不快整个患部麻作一团。要动刀了,老王竟然产生了倾诉的愿望。他舔着上唇,希望口齿清晰。先说话的是医生:感觉怎么样?老王说,脉搏有点快。医生说,很正常,给你用了点止血剂。老王说,我可以深呼吸,抑制脉搏过速。医生说,不用。之前,医生用三根手指捏着瘰子反复看,他说,我要看清位置和形状,缝合起来用哪个方向的皮

麻药的剂量,会不会影响脑神经。医生正在缝合。医生说,不会,上去。他想老先生有点意思,上了手术台喋喋不休,这大概是个孤独的人。老王说,我把事情想得简单了,我甚至想,找个私人牙医,把他切掉算了。医生把一个什么东西丢到铁盘子里,说,你倒试试看,你看哪个牙医敢接。老王说,医生,你这一天几台手术下来,切割人体的不同部位,也蛮有意思。医生说,唔,你前面那台手术就是脚趾畸形。

这个东西在老王脸上长了八年,初如小米粒,无感觉,不痛不痒。继而如

绿豆,开始发痒。如黄豆般大小时有了白头,老王以为这是个疖子,出了头把脓一挤就好了。谁知它就是不出头,长成个小樱桃般,粉红发亮,日子一长,它几乎成为老王脸上的一个器官,到哪都夺人眼目。八年了,老王想,这要是个孩子都能打酱油了。老王还是想说话。老王说,小时候生活环境粗糙,不懂得爱惜自己。医生是害怕,不是不爱惜自己,你是害怕,我知道它不是坏东西。医生说,你怎么知道?老王说,它一路痒下来我就不怕。医生说,你怎么知道痒的不是坏东西,手术以后要切片活检,看结果才知道。

缝合结束,贴好纱布,老王下地站稳。他感到患部麻胀,没有痛感。在老王脸上长了八年的肉球,现在趴在托盘里。医生把它一刀剪开:你看,白的是脓,红的是肉,你这个东西,大概率是纤维瘤。明天来换药。

走出手术室,老王的老姐姐迎在门口。有了老姐的陪同,老王心里特别踏实。他们走出医院,市声逐渐包围了他们。走到高架桥下,马路上车流如潮人流如织,正是下班高峰。他们叫了一辆车,驶上高架,在辉煌的街灯和汹涌的市声里穿行。老王看了一眼沉默的老姐姐,心里一惊:今天的话太多,有些话,跟自己的老姐都没有说过。

## 上川线上的小火车

潘蒙忠

小火车平时才七八节车厢,只有星期六和星期一才加挂两节。车厢是墨绿色的,内设固定木制排凳,车一开就“咣当、咣当”直响。

我们坐车去市区一般到最近的新陆站,一间五六平米长形候车室,里面东墙上开一小窗售票。

来去乘客大都是当地的农民和在城里的工人,每次都挤得满满当当,常有一些故事的发生。

有个雨天,来了一个弯腰曲背的长者,是个乞丐,大家见他可怜,主动给点吃的,送些零钱。一个烫发胖女人不但不给,还恶语相加。一个青年男人看不过去,一把撸过她手

腕上的表塞进老汉口袋,吓得老汉连说:“使不得,使不得!”立即道歉着把表还给了那女人。

还有一次是六月的一天,我与叔叔去金家桥购物,坐在第五车厢。一位妇女突然肚痛临产,慌得大家手足无措。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人站起来,说他是妇产科医生,正好带着药箱。在列车长的协助下,仅几分钟就做成了一个用床单隔开的简易产房。不到一刻钟,这位医生便顺利地接下一男婴,车厢里顿时一片欢呼声。车到金家桥站时,列车长和男医生又急匆匆把产妇和婴儿护送到了镇医院……

家乡的小火车前前后后总共运行了半个多世纪,1975年因经济开发和农村拆迁等原因被全线拆除,但它的模样、它的笛声,以及它对浦东的经济建设发挥的巨大作用,还有那一桩桩陈年往事,至今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腕上的表塞进老汉口袋,吓得老汉连说:“使不得,使不得!”立即道歉着把表还给了那女人。

还有一次是六月的一天,我与叔叔去金家桥购物,坐在第五车厢。一位妇女突然肚痛临产,慌得大家手足无措。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人站起来,说他是妇产科医生,正好带着药箱。在列车长的协助下,仅几分钟就做成了一个用床单隔开的简易产房。不到一刻钟,这位医生便顺利地接下一男婴,车厢里顿时一片欢呼声。车到金家桥站时,列车长和男医生又急匆匆把产妇和婴儿护送到了镇医院……

家乡的小火车前前后后总共运行了半个多世纪,1975年因经济开发和农村拆迁等原因被全线拆除,但它的模样、它的笛声,以及它对浦东的经济建设发挥的巨大作用,还有那一桩桩陈年往事,至今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运用古书画修复的五大工序“洗、揭、补、托、全”,来对这件作品进行精心修复。此件文物的修复,严格按照书画修复的“最小干预”原则来操作,整块旧补绢的原用对于文物“最大信息保留”具有现实意义,操作起来是可行的。原本画面存在破损严重、折断折痕严重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画芯表面三块较大的经纬线没有对齐的后补绢,为了保持画面协调一致,将旧补绢上发现的后补绢揭去并重新修补。

全色接笔是古书画修复五大工序中较为重要的一步,也是修复师技艺要求较高的一步。这张《唐寅山水图》画面上大小破洞处多,先从底色全起,依洞口从小到大的原则慢慢全色,全色的时候随时观察面意的色调变化,不断调整手中毛笔的水分干湿,从浅到深,一遍一遍上色,直到和画意一致为好。切不可全得比画意深,一定要仔细观察。接笔也是一样的,根据画意,此件作品画意缺损处主要在部分树枝树干,而原画意的树枝树干信息较多,可根据原画意保留的信息来接笔。经过全色接笔后,无论是气息,还是绢丝光泽度和色度都保持高度融合,画面焕发着新的活力。

每次修复完一件作品,都让身为修复师的我非常成就感。让古书画在当下焕发新生,找到新的知音,也是修复师的使命和职责。(作者系上海博物馆馆员、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书画装裱修复技艺”第四代传人)

## 十日谈

名家与经典  
责编:朱光 沈琦华

先人的馈赠,请看明日本栏。